治河通考

治河通考卷之三

議河治河考

陶唐氏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

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九州既疏九澤既灑諸夏又安功施於三代

漢

文帝

十二年冬十一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武帝

元光三年春河決濮陽瓠子天子使汲黯鄭

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蚡奉邑食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多收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為然於是久不塞

元封二年夏帝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帝自封禪太山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令群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二渠復禹舊迹時武帝方事匈奴興功剩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是地勢西北

高而東南下也可察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帝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廼大禹之所導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

桓譚新語曰大司馬張仲義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

成帝

建始四年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上流上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既難明屯氏河絶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

兩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

成帝時河決潰金隄凡灌四郡杜欽薦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改元河平

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河決平原金

隄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脩

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河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賑贍之

哀帝初平當奏言九河今皆窴滅按經義治水有

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汲郡以東北
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
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
刺史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
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
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水水
得入陂障卑下以為行潦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
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
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
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

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
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
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而泛
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
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
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
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
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
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
東與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

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
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歲太守而賦民民今
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
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
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
從內黃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為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
郡津北又為石抵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
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
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

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决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是
自東地稍下隄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
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隄下水未
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門百姓皆走上
山水流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
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
尺所今從可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
遮害亭下河去東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
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
制滎陽漕渠足以止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

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其西因山足地高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也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也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此一利也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

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
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
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
百歲故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倍薄而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丘公大學衍義補曰古今言治河者葢未有出
賈讓此三策者
平帝
元始四年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
水校尉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

形本下水勢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御史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今則所行非禹之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

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

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

乃兩便時恭但崇空語無施行有

丘公大學衍義補曰西漢一代治河之策盡見

於此大約不過數說或築隄以塞之或開渠以

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决以殺其

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其

勢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

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

舉事以今觀之今古言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

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焉

明帝

永平十四年夏四月脩汴渠堤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建武十年光武欲脩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帝問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防築堤脩埽起自滎陽

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陽過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門令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帝親隨巡行詔濵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由是顯名王吳及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石門又自汴河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口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脩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斷流濟水東經滎瀆注濤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滎口石門門南則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隄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

河衝塞侵齧金隄以竹籠石葺葦土而為遏壞隤
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為障
功業既就徭役用息詔書許誨立功府鄉規基經
始詔策加命遷在沂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
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
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懞濤怒湍急激疾
一有決溢彌原漫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
氏之所常感慼崇鯀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
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共之于山
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打鴻波慶賜說

以勸之川無[illegible]越水上通演後未踰年工程有異

斯乃元勳之[illegible]課上德之弘表也昔禹脩九道書

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

興厥職克國[illegible]民亦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

記功垂示于後

唐

玄宗

開元十六年以宇文融充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

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

息事多不就

後唐

天成四年十二月庚申脩治河北岸宜差左衛上將軍李承約祭之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長興初敬詢以河水連年溢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

晉

天福七年三月己未滑州節度使安彥威奏到滑州脩河堤時以瓠子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運民自豕韋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止其害鄆曹濮賴之以功加邠國公詔於河

决之地建碑立廟

漢

乾祐二年有補闕盧振上言臣伏見汴河堤兩岸堤堰不牢每年潰决正當農時勞民功役以臣愚管汴水有故河道陂澤處置立斗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即澇歲無漂沒之患旱年獲澆溉之饒庶幾編甿差免勞役

周

顯德元年周遣使分塞决河

二年周疏汴水汴水自唐末潰决自通橋東南悉

為汙澤世宗謀擊唐先命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世宗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三年二月周主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取一石

四年周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五年周汴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治河通考卷之四

議河治河考

宋

太祖

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
卒復力役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遥隄以禦衝注
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
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
壞中潬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

揮使韓重贇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

乾德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

開寶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蓺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惸獨者免是月澶州脩河卒賜以錢鞵

役夫給以茶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頴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湮塞

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有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吉著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詔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輸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

太平興國一年秋七月河决孟州之温縣鄭州之

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

八年五月河大決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遥隄舊址使者條奏以爲治遥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近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作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踈岸善潰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于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至州西鐵狗廟九十五餘里復合于河以分

水勢

真宗

咸平三年五月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于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

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東南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

于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衞漬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勢丹不能南侵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國曰河逆上北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回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曁舘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

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河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于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决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勃海旱則决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

疏之令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充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令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于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益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

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爲口悠久難于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

七年詔罷葺遥堤以養民力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堤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

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楊村北治之復開汊河于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歷澶濮曹鄆東入于淮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

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黃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盡民田難于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為無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

或者云今決處槽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于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于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

大伾西山釃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

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
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
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
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
築大隄又疊埽于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
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
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奬說者以
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之
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

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菼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淩水

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
凡移谼橫注岸如剌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
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
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
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
經穿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
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
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
上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
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之物稍芟薪柴

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産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茭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辮竹糾茭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茭索鋪稍稍茭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茭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于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

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
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過
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
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
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
凡七埽舊制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
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
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
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
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

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
聶家梭堤鋸牙陽城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
闕焉

仁宗

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北河陝西
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賙溺死之家
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
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
塞決河十二月濬魚池歸減水河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

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隄

慶曆元年詔權停脩决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

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

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于澶以扞城

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

道高下之勢

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

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

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

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

費財不精謀慮于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説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群議一揺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決河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利遽謀脩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以罷脩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鋭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脩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

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
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兩路聚大
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
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
人稍歸服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
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
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别路差夫又遠
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
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
若今日之貧虛然猶除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

問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
大决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横隴開久廢之故道
又一大役也自横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
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
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旱災貧虚之際此
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
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
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
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
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

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歉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

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令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横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侍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脩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脩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

不可復之勢臣故謂不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横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爲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

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于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于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

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以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

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脩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于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為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夫役皆困國勞

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
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
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于
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
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
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
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
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
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
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

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失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便溼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

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隄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曰自商胡決為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隄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横隴宜令河北京東預究隄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奏脩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

嘉祐五年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

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

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

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爲二則上流不壅

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劉敞上疏曰臣聞

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乃者霖雨淫溢山谷發泄

經川横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澶魏之埽如商

胡者多矣莫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

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於水憂者甚則溺死不

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百萬人未聞

朝廷有以極業之也而議空河强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乗殘耗之後以畧其財重爲事而罰所不勝急爲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特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爲患於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塞之爲仁不塞不爲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爲君以舜爲臣以禹爲司空十有三年而有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無禹明矣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於時不察於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爲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

後縣邑則已役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
雖塞河不能有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稍導
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爲
英宗
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𦠆
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
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
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
役卒塞之